



2

~ 16  
4035  
17



18 02  
38 02  
MISS  
1911

1911

淡月 露華 卷第三十九  
蘇軾 念奴嬌 赤壁懷古  
遙想公瑾當年小  
小字初成  
黃髮未生  
春風得意  
走馬看花  
長街短巷  
盡是公卿  
才情賦性  
自不可及  
人道多情  
却恨多情  
天教憔悴  
江南客  
當年赤壁  
小  
初成  
未生  
得意  
看花  
街巷  
是公卿  
賦性  
不可及  
道多情  
恨多情  
天教憔悴  
江南客  
當年赤壁

1911

物研圖書  
No. 29 122  
29.9.9  
教授

~16  
4035  
17

<99-133>



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九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  
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  
元衡於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  
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  
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  
能擒賊因灑涕極言乃詔京師諸道  
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三品官至  
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  
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援古証今  
極明白詳快得臣下告君之體王慎

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九

一

中日識達事  
體文亦典刑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  
 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  
 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  
 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  
 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  
 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  
 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士則士平等或作士平  
 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獨有賞錢尙未賜  
 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

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獨上或聞初載錢置  
 帝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  
 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  
 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  
 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  
 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  
 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  
 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因或作  
 由法  
 作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

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人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寔，大明約束，獲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不績。已或作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三州。三州，澤潞邢洛磁威德所加，兵不汗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盧衛致張茂昭

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愔於鈞切○易州，張愔所管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由上或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信或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宥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

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管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或本兩句皆無信字管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

自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擇一作是管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連或遠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或無亦未至利者十二字非是今議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

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二語並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不可不關

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告或作捕伏望怒臣愚

陋僻蠢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奏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二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挾官人三十持香花迎入本內獨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

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感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准西故疑之遂貶宿欽州刺史時索必皇甫鏞也亦可謂無識鑿矣此表益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之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信乎此此文與原道相表裏具見退之平生得力處在當時天子佞佛亦只以祈壽護國為心故其議論皆在福田上立說託者乃以退之未透佛宗

首短之或有小兒強作解事語者則謂退之輕富貴齊威生危言危行不惑不懼不作人天小果佛氏所謂謗佛者乃深於贊佛此皆陰崇佛氏之說也豈退之知之言者哉郭正域日文宇無粉飾一味痛快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流上古舊

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後漢明帝時佛始流入中國其說出自范曄然按之先漢以前已有佛有經致見

二卷送靈師詩注管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或作一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

一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

之世紀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

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

皆有一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

之世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

國未有佛也而下或有此時二字舊史其後

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

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

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

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或本無推其

年數四字今从新舊史或本俱下有年字二



史併無俱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入或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年下或無耳字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入或作九非是新舊史梁書亦

可及也畫新舊史俱作畫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隆自義農至於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於符石卷胡亂華主庸臣依祚短政虐云云此與退之言若相符契者故表出之○昔人以昌黎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云云雖議論痛快而亦近於意予日不意則議論亦不痛快矣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尼道士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於識新舊史作識見知新伏惟舊史作究聖明或作明塵

眷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  
 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或無許字新舊史創  
作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  
 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常新舊史  
字新史無轉字○用述事更有今聞陛下令  
據分明畫憲宗兩截人出來羣僧迎佛覺於鳳翔御樓以觀泉人大內  
與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迎新史作臣雖至愚  
 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  
 此等事哉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或  
於戲玩特明昔主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  
 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  
 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愴身命或無  
皆字敬信新史作信何人新舊史作微賤  
豈合更惜或無豈命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  
無更字今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  
 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弃其

業次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或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  
少作幼業次作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轉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或無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直身不服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上  
史無夫字下或有不道者字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秦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宜  
政一見禮實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

不令賊歟也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  
其字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  
或無之字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況其身及  
已父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官禁新  
舊史作以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  
又作直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茹被除不祥  
然後進取茹音刈被或作拂禮記君臨臣  
鬼所惡茹葦者可掃不祥左傳襄二十九年  
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使巫以  
桃茹先被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  
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

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當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

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使天下

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新史無佛如有靈能作

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

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崇或作福○此謹奉

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按林之奇曰崔浩闕

禮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闕佛

者之戒至于梁武二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

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僣則浮屠之徒又  
以爲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  
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嗚呼佛氏之教至今  
且極盛矣朝野相率而佞之爲浮屠者實居  
四民之一其道尊若駕於吾聖人之上民食  
陰耗奸宄潛憑爲禍甚於楊墨雖今聖明在  
上而不能衆然禁遏之惟退之不可復  
得起爲一疏如佛骨表者以講明也

###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

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  
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  
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  
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詔及觀宰  
相意皇甫鏞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  
愈終大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  
州刺史○情前哀迫無限乞憐佛骨  
一諫昌黎其有悔心乎然其所諫既

不行雖流離濼死亦宜弗惜而乃以  
封禪之事辱居主上好大喜功之心是  
未能止其君之為梁武而遂以漢武  
導之也昌黎豈善於守困者哉歐陽  
修曰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  
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  
威嗟怨有不堪之第愁形於文字雖  
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  
禪諛帝者皆非也洪邁曰韓文公諫  
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安  
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  
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  
未<sub>レ</sub>有<sub>レ</sub>過人者至<sub>レ</sub>論陛下功德與詩書  
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  
人復生臣亦未<sub>レ</sub>肯多遜而負罪嬰慶  
自拘海島懷痛窮天<sub>レ</sub>歎不聞目伏惟  
天地父母哀<sub>レ</sub>而憐之<sub>レ</sub>波韓所言其意  
乃望名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sub>レ</sub>至<sub>レ</sub>編

之詩畫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  
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  
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作當時李漢  
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  
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  
有人材實難不<sub>レ</sub>忍終棄之<sub>レ</sub>詔臣昔在  
常州有<sub>レ</sub>田粗給<sub>レ</sub>饘粥欲<sub>レ</sub>令<sub>レ</sub>許望<sub>レ</sub>常州  
居住<sub>レ</sub>輒叙徐州<sub>レ</sub>帝河<sub>レ</sub>及<sub>レ</sub>獲<sub>レ</sub>妖<sub>レ</sub>賊<sub>レ</sub>事<sub>レ</sub>庶  
因<sub>レ</sub>功<sub>レ</sub>過<sub>レ</sub>相<sub>レ</sub>除<sub>レ</sub>得<sub>レ</sub>從<sub>レ</sub>所<sub>レ</sub>便<sub>レ</sub>讀<sub>レ</sub>者<sub>レ</sub>謂<sub>レ</sub>與<sub>レ</sub>韓  
公<sub>レ</sub>相<sub>レ</sub>類<sub>レ</sub>是<sub>レ</sub>不<sub>レ</sub>然<sub>レ</sub>二<sub>レ</sub>表<sub>レ</sub>均<sub>レ</sub>為<sub>レ</sub>歸<sub>レ</sub>命<sub>レ</sub>君<sub>レ</sub>上  
然<sub>レ</sub>其<sub>レ</sub>情<sub>レ</sub>則<sub>レ</sub>不<sub>レ</sub>同<sub>レ</sub>披<sub>レ</sub>自<sub>レ</sub>列<sub>レ</sub>往<sub>レ</sub>事<sub>レ</sub>皆<sub>レ</sub>其<sub>レ</sub>實  
跡<sub>レ</sub>而<sub>レ</sub>所<sub>レ</sub>乞<sub>レ</sub>不<sub>レ</sub>過<sub>レ</sub>見<sub>レ</sub>地<sub>レ</sub>取<sub>レ</sub>且<sub>レ</sub>畧<sub>レ</sub>無<sub>レ</sub>一<sub>レ</sub>佞  
詞<sub>レ</sub>真<sub>レ</sub>為<sub>レ</sub>  
可<sub>レ</sub>服

臣某言臣以狂妄驕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  
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

塞 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剝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正上或有今年字以道或作就路 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言上或無具字 雖在萬里

之外，嶺海之既待之，一如畿甸之間，鞶鼓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聞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面或作親，茅坤曰此段得明夫子遣重臣刺史州郡體 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詔條違犯者，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晉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

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  
經舊史作逾程期新史作瀧音雙  
 濤瀧壯猛難計程期舊史作期程瀧音雙  
 風鱷災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  
 瘴氛日夕發作颶其遇切州南近臣少多病  
 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sub>レ</sub>久長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慘<sub>レ</sub>外<sub>レ</sub>無<sub>レ</sub>日單立  
 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  
 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為羣新舊史作同羣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

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  
見字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  
 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  
 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  
 之閣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  
 而無愧擢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  
 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或  
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伏以大唐受命有天  
或併無二字尤非是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

大新史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

作皇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其處播毒自防外順

內悖父歿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

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優舊史作復孽或作

貢不朝新舊史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

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霹靂

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太宇之

下生息理極史作從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

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太功所立

咸在高祖之代非知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

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

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巍下或無之字宜定

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夫具著顯

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

舊史年代作萬年○范祖禹曰終唐之世惟

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

則其餘無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際或作時一而臣負罪嬰豐自掘海

島戚戚嗟嗟日與歿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



官之內隸御之間竄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  
 窮天歎不閉目瞻望宸極鬼神飛去罪過新舊史作  
前過去或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  
作送非是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  
 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此表公時在潮州所進按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夫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生而加謚於人君豈不悖哉純用

爾雅釋文禮亦與雅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  
 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  
 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至句于再于  
代或作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  
或作載陳情款懇到再三非是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  
 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  
天應道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  
 之類歡欣踊躍以歌以舞合或作交環海之間或作寰海之中

欣或作作以歌以舞或作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  
 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  
 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  
 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長上或有以字無入字妙而或作妙篆下同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  
 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  
 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  
 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

行而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艸木遂  
 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剽寇盜宇縣清夷可  
 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  
 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  
 謂道濟天下矣國下或無內字朝上或無皆字衆美備具各  
 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  
 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控三代之逸禮補  
 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議或作講或上別有  
講字換下或有集字○孝經援神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在國之陽

說文辟雍天子饗飲處也白虎通天子立辟雍行禮樂宣德化辟雍者象璧圓法天雍壅也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歟凶無日瞻望宸極心竄飛揚有永弃之悲無自新之望章一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與或作如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憲宗以元和十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

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

知制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顯榮顯頌

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

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

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

聞

賀皇帝即位表

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

遺詔昭升大位或無三日二字升或作承○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

位書昭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

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

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

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不績當中興之昌

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

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

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咸至垂泣泣或舉用

俊乂流竄茲邪帝即位之日名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

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錐虞未貶宰臣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參軍

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

四凶也蒼舒饋鼓禱賊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見左傳

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

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

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

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

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

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

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守郡或作僻守制或作例

謹奏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

浹幽朔慶溢寰海咸下或無蒙字臣某誠歡誠喜頓

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

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

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父之滋，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册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為皇太后，節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彌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太昊之母居於華胥，繞之因而始娠，之清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生，帝於成紀。文母有光於周道，文母大妣也，詩亦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右，文母

承乾垂衣御極易繫辭帝出乎震齊乎巽式展  
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  
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無  
在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為袁州刺史以表

圖稱賀云○退之未既潮州之前危  
言危行耿耿有古人之風至是後便  
不勝稱功頌德惟恐不  
取媚乎上可怪可異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  
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

無不見者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

雲容狀詭能詳述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

因是謂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

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又

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

至山陵則慶雲出或故黃帝因之以紀事

左傳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

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

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俊乂百工相和

雲爛兮禮 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景

成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

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王

作正非是今按曆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

十八日今六月明當作王也景本丙字避

成以曆推之蓋十六日也 伏惟皇帝陛下德

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

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微臣往在先

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

慶忭躍欣幸實倍常情欣一作歡伏乞宣付史官

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

忭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一並圖奉進四字或

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

舉張惟素自代狀公自袁州

祭酒舉以自代時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張惟素

伏惟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處所



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茂和而不同靜  
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  
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

代時元和十  
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字漳州刺史韓泰

泰永

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

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

貞元十一年亦更

臺省

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

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

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

為非百姓安寧竝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

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

庶為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

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

奄弃國家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  
可堪處太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  
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  
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展臣拘守遠郡不獲旬  
旬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  
聞

舉薦張籍狀

或有國子監字○籍字文  
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  
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  
用是為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  
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  
為大司丞念此委未秩不能力自揚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  
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  
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  
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  
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  
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為  
國子祭酒至是有此  
表○高古典冊之文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  
 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  
 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  
 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  
 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營乎無為之  
 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  
 收冀部元和十一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  
 旋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  
 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

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昂為天街屬冀  
 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  
 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  
 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按此言  
 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陳無已曰退之  
 上尊號曰析木天街云云曾子賀赦曰鈞陳  
 太從星緯咸若崑崙瀚海海波不驚人莫能  
 輕重之後自當有知者地彌天區  
 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  
 亥所步禹契所畫四面輻輳各脩貢職章亥所步  
 按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垂二  
 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  
 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一步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



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  
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  
甚臣某誠惶誠恐或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顛自代狀 尚書兵部顛歸益切長慶元

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顛自代

中散大夫守太理少卿驍騎尉韋顛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  
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

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  
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顛宜當之乞  
迴臣所授庶弭官謗左傳羈旅之臣敢辱高  
弭謗矣乃位以速官謗周諮吾能  
不敢言謹錄奏聞謹奏

韓昌黎集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唐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九終

不... 韓昌黎集卷第三十九終

唐韓昌黎集卷第四十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或無孔戣字... 公嘗誌... 三上書去官... 公嘗賢其能... 謂公尚壯... 上三留奚去之... 果曰吾負二宥去尚... 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 不報此公... 所論之狀也... 時長慶三年... 作... 洪邁... 日唐孔戣在穆宗朝... 尚書左丞... 尚書去官... 天子以爲禮部尚書... 致仕... 部侍郎韓愈奏... 疏留之... 不報... 明年正月... 戣薨... 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 侍制兼國子祭酒... 請老... 提舉洞霄宮... 給事中范祖禹言... 穆雖年出七十

韓昌黎集 卷四十

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  
不<sub>レ</sub>得<sub>レ</sub>謝<sub>レ</sub>則賜<sub>レ</sub>之<sub>レ</sub>几<sub>一</sub>杖<sub>一</sub>祭<sub>レ</sub>酒<sub>一</sub>居<sub>レ</sub>師<sub>一</sub>資<sub>レ</sub>之<sub>レ</sub>  
地<sub>一</sub>正<sub>レ</sub>室<sub>一</sub>處<sub>レ</sub>老<sub>一</sub>成<sub>レ</sub>願<sub>レ</sub>毋<sub>レ</sub>輕<sub>レ</sub>聽<sub>レ</sub>其<sub>レ</sub>夫<sub>一</sub>亦<sub>レ</sub>不<sub>レ</sub>  
報<sub>レ</sub>然<sub>レ</sub>穆<sub>レ</sub>亦<sub>レ</sub>至<sub>レ</sub>明<sub>一</sub>年<sub>一</sub>卒<sub>レ</sub>二<sub>レ</sub>事<sub>一</sub>絕<sub>レ</sub>相<sub>一</sub>類<sub>一</sub>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

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憂憺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鎔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畱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禮下或有一日字致事禮本作事或作致仕七十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

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  
 典刑不可不愔而留也詩見大雅蕩之什箋  
老成人謂蒞蒞伊尹伊  
陟臣扈之屬雖無此此臣猶  
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今幾幸無疾疹但  
 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  
 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疹音  
軫況左丞職事亦  
 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  
 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  
 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  
作所然人皆求進幾  
 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

或無  
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  
 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總自代狀 京兆府公為京兆尹  
舉以自代長

慶三年也時總自天平軍  
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  
 尚書馬總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  
 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



尚多或無近者至所以前件官文武兼資寬  
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  
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  
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  
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  
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早氣轉甚陛下憫  
茲黎庶有事山川憫一作憐中使纔出於九門陰

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嘉  
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  
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  
忭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  
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狀或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壬子  
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故云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

畏天命克已脩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  
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朗朗比  
於常且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訖為大臣官  
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  
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間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公兩為兵部侍郎

鄭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部侍郎舉大理少卿韋顓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部侍郎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及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

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

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

仇讎見善若飢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

雖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其貧苦節不愧神明可

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蔽地實非所宜

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

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專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東部巨賢特自損日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處知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李習之狀公行日其為國子祭

酒也奏儒生為學官且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日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攷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授或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

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

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指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瓊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畧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賊嶺外事詳故以是二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南夷據巢穴勢若負岷只須撫勦兼施恩威並見退之此狀深合事宜其可行豈直在當日乎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允諳知嶺外事人所

說至精至熟一臣去年一作右臣伏其賊金

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

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

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營使多不得人德既不

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

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玆劫州縣侵暴平

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

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

者此下或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

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  
 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  
 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  
 二萬人或無下已字當刪上儻皆非虛賊已  
 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  
 管因此凋弊或因或作內殺傷疾患十室九空  
 百姓怨嗟如出一口患或作疫陽旻行立相繼身  
 亾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  
 殃咎自或作身嫉或作怒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

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  
 模依前還請攻討素或作集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遣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分邕容兩管為一遣深合事宜或無併字  
 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  
 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  
 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  
 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  
 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

置刺史實為至便其容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論山川  
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伏或臣自南  
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  
存者數不滿百或無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  
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  
於邕容側近色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  
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  
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

威攻則有利

募士著之兵今古極為便利此是昌黎卓見嘗與柳中丞書云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有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名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亦即此意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得禦去則

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  
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  
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呼或作叫○元和十  
六年穆宗即位之明  
年當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  
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有或  
理或  
作置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或無在字  
或又無等  
字○此狀退之自潮移袁後繼入為  
祭酒所作發洪氏年譜可見況狀云  
往任袁州刺史則或作  
二狀皆袁州所進非也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  
所論事與前卷

賀白龜狀體正同猶今之貼  
黃及狀眼也或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  
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  
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  
免責或作到計  
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  
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各自雖殊  
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垂律文實  
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

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太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為彰義軍節度使元和

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

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茅坤曰子始慕昌黎為文詞或特疑其馬遷劉向以下一文士耳及讀所論淮西事宜並鑿鑿中名實可當施行其經畧措置與宋之韓范富歐亦畧相當特韓范諸君幸而遇則聲施昌黎未幾即為讒構所坐不遇則摧悲乎豈非士之幸不幸由哉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是耗於或作匱于執兵之卒四向



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  
 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攜上或有皆字餉或  
作飽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  
非是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  
 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  
 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  
 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之全力其破敗可  
 立而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  
之字非是斷與不斷耳一句極有力此兵家所謂廟筭是也何孟春日憲宗討淮西久

未有功愈上言在陛下斷與不斷云云及為  
平淮西碑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證此語  
 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  
不足上一有則字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  
以下必字或作取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  
 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  
 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  
 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持之不堅半  
矣字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  
 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或云然

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凝許其承繼皆  
一義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  
 欲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  
 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管者殷  
 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  
 三年乃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  
或作叛背○易高宗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  
伐鬼方二年克之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斷而後行  
記趙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  
高謫庶寮輒竭愚誠以致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定

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  
 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  
 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  
 之既薄使之又苦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被  
或有撫字皆非是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  
 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  
 遠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  
 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

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其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此篇立論與與鄂州柳中丞書相同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為補足所召募人兵數既

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一繞途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繞一作統至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為上或無分字隱或作殷非是如漢書隱若一敵國也○茅坤日此兵家之畧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狼狽驚惶晉尾不相救濟

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與  
 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  
 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脇勢不得已遂與王  
 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成  
 誠可閔傷宥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  
 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  
 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  
 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奔遁

歸順

議論醇正固是王者之師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  
 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  
 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  
 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  
 國之人不愷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  
 往自之事患皆然也往日或作近日臣愚以為淮西  
 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

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焉  
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為喻酌量事勢瞭然可見征討者徒自憚

促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

罰重可令凶人喪魄兼或作戰非是然可集事不可

愛愷所費憚於行刑然或作則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

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伐或作罰非是然皆關

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乏至於分兵

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宣特下詔云蔡州

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

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

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

其承繼少陽或作少誠非是擬或作後今忽自為狂勃侵掠

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勃或作陸伐或

作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

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

改易各宜自安節上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而無節字○朱熹曰李德

裕之詩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如安自疑  
世以為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  
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  
然破膽不敢矣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宣狀

唐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  
至皇甫鏐又奏置權鹽法如江淮推  
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  
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  
叔議權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  
詔公卿議可不可中書舍人韋處厚兵  
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  
服按平叔所陳利害凡十八條公為  
隨條分析其可見者十六處厚則發

十難以折之云白樂天行平叔難度  
支詞曰計能極秋毫吏畏如夏日東  
坡曰此必小人也柳氏家訓平叔後  
以賦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宣以  
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宣令臣等各陳  
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  
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  
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

匹民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許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除貸并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便利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良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

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鬪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

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

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

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字

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攷其殿最或無者字或無

又者若自為使縱有賤闕遣誰舉之此又不

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

課年可收錢十萬貫或無一件字非是今臣按此別是一條當有

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

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

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

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

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

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

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



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今  
 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  
 十萬所凶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  
 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  
 例如關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  
 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攷其治  
 行非唐虞三載攷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伴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  
 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除

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  
 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  
 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  
 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十下或有文脚價  
 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  
 文用上用字或作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二  
 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  
 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  
 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

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  
 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  
 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各車牛般鹽送納都  
 倉不得令有關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  
 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  
 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  
 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  
 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  
 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又文不為官家載物

取十文錢也

文下或無錢字

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

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

尚得十萬貫文

尚或作計

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

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

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

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

量糧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

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

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伴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謂一作請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三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伴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

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遺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更有從字按文勢恐來字上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

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權鹽糶與商  
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國或作官則是天下百姓  
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  
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  
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  
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  
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

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  
者舉債或作舉債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  
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  
所較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  
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  
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是  
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  
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  
下包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  
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  
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  
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用

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  
 刪去是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  
 新法實價  
 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  
 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  
 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  
 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滋微也初定稅時  
 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  
 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  
 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  
 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苦日久不

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  
 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  
 則無衣者必更多况絹之貴賤皆不緣鹽  
 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  
 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  
 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  
 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  
 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

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  
 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凶今  
 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  
 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  
 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  
 罪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少或作小給下或無鹽字違  
 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  
又無下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  
 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  
 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以求影  
 庇磴午對切○世本公輸般作磴磴磨也請令所在官吏嚴加  
 防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  
 府縣充所由者防或作訪臣以為鹽商納權為官  
 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  
 獲權或作稅比下舊無之字今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  
 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  
 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比若必行此則富商

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  
 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舊無云字今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  
 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  
 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  
 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  
 漏金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  
 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  
 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  
 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徐田墨平武衛門外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吉氣

萬治三<sub>庚子</sub>年八月吉辰

寺町通圓福寺前町

秋田屋平左衛門板行

昔時... 萬治三集卷四... 寺町通圓福寺前町... 秋田屋平左衛門板行



萬治三年八月吉辰  
秋田屋平左衛門板行

幸町邊國福寺前町

